

Ways of Escap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黄勇民 译

逃避之路

上海译文出版社

1561.45
999

Ways of Escap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黄勇民 译

逃避之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避之路 / (英) 格林(Greene, G.)著; 黄勇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Ways of Escape
ISBN 978 - 7 - 5327 - 6332 - 0
I. ①逃… II. ①格… ②黄… III. ①自传体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989 号



图字: 09 - 2008 - 631 号

逃避之路

[英] 格雷厄姆·格林 / 著 黄勇民 / 译
策划 / 冯涛 责任编辑 / 宋金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7 字数 201,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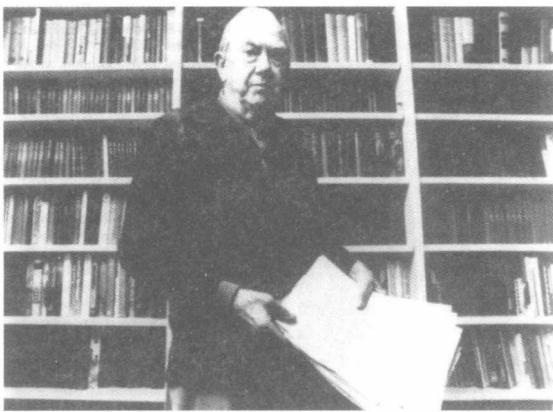
印数: 0,001 - 6,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332 - 0 / I · 3787

定价: 51.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71 - 85155604

Graham Gree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本书近一半内容曾在我全集的一些序言里发表过(不过已作过修改、删节，有些地方作了扩充)，其中包括鲍利海和海纳曼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些书的序言和瑟克-瓦伯格出版公司出版的《极乐大厦》的序言。其他内容也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旁观者》、《每月评论》、《伦敦杂志》、《生活杂志》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我必须向《生活曾经这样》的读者致歉，因为那本书的结尾与这本书的开头有点重复。

当我的身躯继续着它的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却在
不断回顾，沉浸在内的岁月之中。

——古斯塔夫·福楼拜
献给他的母亲，

1849年11月23日

序言

我写名为《生活曾经这样》的自传片断大约截至我 27 岁左右。当时，我感觉未来的岁月既属于他人，也属于自己。我不能侵犯他人的版权……人们有隐私权，但是记叙我的私人生活而不牵涉别人的隐私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品尝到这种回忆的愉悦——经常是一种悲怆的愉悦，于是，我开始为我的著作全集写了一系列序言，回顾了所有这些作品构思和写作的背景。毕竟，这些序言也是“一种生活”。

我增补了一些散文随笔，它们是我随意记叙的我生活中的逸闻趣事，描述了世界某些扰攘不安的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闯入了这些地方；不过，现在我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一次次旅行与我的写作一样，是一次次逃避的方式。正如我在本书某处写的那样：“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奥登^①说过：“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

我游览过的那些地方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这种情况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我没有刻意寻找创作源泉，我是碰巧遇见它们

的，当我买了往返机票去西贡^②、太子港^③或亚松森^④时，那也许是作家的直觉在起作用。所以，书中就有了我动念创作《喜剧演员》之前对于海地的印象，也有了我对巴拉圭的观感，它成了《与姑妈同游》中一个章节。然而，马来亚的紧张局势却没有产生小说，肯尼亚的茅茅暴动也没有诞生任何作品。美国当局将我从波多黎各^⑤驱逐出境或者1948年我在布拉格目睹共产党接管政权的亲身经历甚至没让我写出一个短篇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波兰没有触动我这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尽管如此，1933年以来的政治在我的一些小说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茅茅暴动为我日后领教更加邪恶的“黄麻袋大叔”做了思想准备，我在马来亚对伏击的忧虑也使我在越南有时经历的恐惧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写过一些有关法国人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文章，但是这本书几乎没有收录，因为美国人的越战使早年的法国人越战相形见绌，就像保大皇帝^⑥和保录亲王^⑦那样，现在没有人会对那些已经销声匿迹的人物感兴趣。

我生活中专栏作家们最钟爱的那些往事片断仍不在本书收录的范围。至于别人隐私的“版权”，我希望我能继续尊重。

① 可能指 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 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后期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46 年入美国籍，1947 年获普利策奖。

② Saigon, 越南南部港城胡志明市的旧称。

③ Port-au-Prince, 海地首都。

④ Asuncion, 巴拉圭首都。

⑤ Puerto Rico, 位于拉丁美洲，是美国的一个自由邦。

⑥ Emperor Boa-Dai, 1913—1997, 越南最后一个王朝 Nguyen Dynasty 的最后一个皇帝。

⑦ Buu-Loc, 1914—1990, 越南保大皇帝的堂兄，1954 年任越南总理大臣。

第一章

一

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自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内向的人》^①去寻找出版商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25岁，因患阑尾炎动了手术，便向《泰晤士报》请了病假。在伯克姆斯特德^②我父母家的客厅里放着（说得确切一点，摇摇晃晃地撂着）一张写字台，它是那种有数个鸽笼式文件格和多个小抽屉的小书桌，人们习惯上认为这种书桌只适合女人用；桌子折叠板的宽度只够放下我的大页单行稿纸。早餐过后，我母亲忙着与客厅女佣讨论一个家庭问题。“客厅女佣”这种称呼如今听起来多么“过时”！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等级森严——厨房女佣、配餐女佣、孩子的保姆等等。现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刚刚动笔写一部历史小说。如果我与他相隔五十年，那么他与他当时写的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里发生的走私分子的故事也只相隔一百年。

我为什么能如此清晰地记得那部小说的开头一行，而忘记了从那以后我写的所有其他句子呢？开场白写得并不好，因为它

读起来像诗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要背叛我那年轻的自我。“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一见山下的树林，内心一阵轻松，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能听见母亲在说，“如果诺拉小姐占了那个最好的空房间，那么我们只好把……先生安置在……”

也许，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其原因就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好像我在一场几乎输定的赌局中孤注一掷。此前，两部小说我试了所有可能的出版商，结果都被拒绝了。如果这本书也遭到拒绝，那么我决心放弃当作家的痴心妄想。我可能会安下心来，在《泰晤士报》的第二编辑室里过起助理编辑平凡正常的生活——一年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水会升至每周 9 几尼^③的最低工资，到那时，我就勉强有能力结婚了。那是一种与公务员一样安宁的生涯——《泰晤士报》从没解雇任何人，最终我会有一笔养老金，我会获得一个时钟，上面镶着有我姓名的饰板。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必等待那么长时间就得到了那个时钟——一年后，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得到了它；离开《泰晤士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每看见壁炉架上那台时钟上的黑体粗字，我就有一种负疚感，心里就会

① The Man Within，格林 1929 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很成功，他因此辞去了工作。

② Berkhamsted，英格兰赫特福德郡西部一历史古镇。

③ guinea，1663 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 21 先令，1813 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 21 先令即 1.05 英镑的币值单位。

想起维多利亚女王街报社大门上方悬挂着的那口时钟。它似乎总在提示：下午四点快到了，我应该动身去第二编辑室与同事们在一起。

我犹豫了好几天才写下那句开场白——它是一种承诺。此前我不是曾经两次走上那条道路，连续数月经受一种好似没完没了的折磨煎熬？听天由命、打消所有逃避的念头会轻松得多。在那些岁月里为什么会想到逃避呢？逃避什么呢？我在《泰晤士报》很快活。

我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已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此前还曾不明智地出版过一本诗集，如今这本诗集已成为一种收藏家争相收藏的昂贵珍品了。像如此众多的处女作一样，我第一部小说的主题也是有关童年和不幸。第一章叙述了男主人公在一栋古老的乡间别墅里诞生。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好似一篇丰富多彩、令人产生共鸣的作品，或者说它力图达到那种境界，富有沃尔特·德拉·梅尔^①散文中詹姆斯^②谐韵风格特色的作品，并非只是我个人经历的叙述。我错误运用孟德尔理论^③，讲了一对白人夫妇孕育黑孩子的故事——一种返回某个遥远祖先的现象。（那时，我还没有听说我的曾伯父查尔斯的故

① Walter de la Mare, 1873—1956, 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诗集《聆听者》、《儿童故事集》、小说《归来》等。

② 可能指 Henry James, 1843—1916, 美国小说家、评论家, 晚年入英国籍;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

③ Mendelian Theory, 可能指奥地利遗传学家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 所发现的遗传基因原理, 该原理总结出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 为遗传学提供了数学基础。

事，据说他身后在圣基茨岛^①留下 13 个孩子，他 19 岁时死于黄热病。）接着，我的小说写了这个黑孩子孤僻的童年以及孤独寂寞的、遭受种族隔离的学校生活；不过，即便在当时，我也觉得小说的结尾似乎很糟糕，就我的某种性格而言，我能察觉这种结尾过于乐观，令人不可思议。我让书中这个年轻人通过在加的夫^②登船当一名黑人水手而获得某种满足，借以逃避中产阶级，逃避他不能与之融合相处的感觉。又是逃避！我想“逃避”两字从扉页起会频频出现，贯穿全书。

A · D · 彼得斯^③当时是个文学经纪人，是这一行当里的新手；他鼓励我，要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出版。几个月过去了，他来信的语气从满怀热情转变成冷淡的重新考虑，最后希望破灭了；不过，这时候，我的第二部小说已在创作之中。

我正在阅读卡莱尔^④的《约翰·斯特林的一生》，在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作家枯燥乏味的著作中，它是我唯一欣赏的作品。卡莱尔提供了场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莱斯特广场^⑤，卡尔洛斯争夺王位战争^⑥中西班牙流亡者常去的地方。另一个年轻的英格兰人像前面提及

① St Kitts，即圣克里斯托弗岛（Saint Christopher），拉丁美洲岛国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的一部分。

② Cardiff，英国威尔士东南部港城，威尔士首府。

③ A. D. Peters，1893—1973，英国文学经纪人、电影导演。

④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⑤ Leicester Square，位于英国伦敦西区的步行广场。

⑥ Carlist wars，1833—1876 年间曾发生多次，1833 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逝世后，他的兄弟卡尔洛斯与王位继承人进行了长期斗争，是欧洲最后的主要内战。

的那个黑人青年一样渴望逃避自己的阶级，开始卷入各种反对西班牙政府的阴谋计划。沃尔特·德拉·梅尔（受亨利·詹姆斯的影响）让位于晚年康拉德^①的作品《金箭》^②，当时他的创作也受到詹姆斯的影响。革命和西班牙背景——作为一名学生，我羡慕威尔弗雷德·尤尔特的命运，他在墨西哥潘乔·维拉^③起义期间意外中弹死亡。在我看来，他的死似乎是在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中一种可歌可泣的结局。只不过数年之后，当我在墨西哥旅行期间亲眼目睹那些枪手时，我对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和暴力致死的强烈兴趣才有点消退，我在《不法之路》^④中记叙了这次旅行。

现在我记不清我的这位男主人公意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一半时间在他父母位于贝尔格莱维亚区^⑤的坚固寓所里度过，另一半时间在索霍区^⑥流亡者光顾的地下饮食店里消磨。我知道他有过一段恋情，这还主要仰仗康拉德笔下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唐娜·丽塔。我想他与西班牙的接触也就是莱斯特广场，根本没有近距离走近西班牙国土，因为在仔细阅读珀西·卢伯克^⑦令人钦佩的入门书《小说的艺术》之后，我便十分注意小说的总体效果和“观点”。我给这

^① Joseph Conrad, 1857—1924, 英国小说家, 代表作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心》等。

^② The Arrow of Gold, 约瑟夫·康拉德1919年发表的作品。

^③ Pancho Villa, 1878—1923, 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 墨西哥的民族英雄, 原名 Jose Doroteo Arango Arambula, 以假名 Francisco Villa 或绰号 Pancho Villa 闻名。

^④ The Lawless Roads, 格林在墨西哥旅行之后在1939年发表的作品。

^⑤ Belgravia, 英国伦敦一富人住宅区。

^⑥ Soho, 英国伦敦一地区, 多夜总会及外国饭店。

^⑦ Percy Lubbock, 1879—1965, 英国作家。

部小说起了个颇为乏味的名字：《一段经历》，事实上这段经历也确实相当乏味。它根本找不到出版商——A·D·彼得斯甚至拒绝碰它——后来我倒真的非常感谢他这样做。

于是，我着手规划创作第三部小说，我心里琢磨这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手术后，在回父母家疗养以前，我躺在威斯敏斯特^①医院的普通病房里，时光倒流一小段，从卡尔洛斯争夺王位战争期间西班牙流亡者的日子跳回到苏塞克斯郡走私分子的岁月。如果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过去呢，我给不出答案。是不是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对当今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才想逃避它呢？是不是因为历史比较容易接近？它们都写在书里，比如我在病床上阅读的走私史。

《内向的人》获得了暂时的成功：由于评论家们的宽容，处女作有时会一夜成名。二十年后，某位西德尼·博克斯先生将它改编成一部绚丽的彩色电影。我没有把版权卖给他——此前，我已经将版权给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只是象征性拿了点酬谢，我曾与这位导演在拍摄一部当时名叫《皇家航空公司》的广告片时合作过。他告诉我，有了这部书，他就有机会摄制他的第一部故事片。事实上，他将版权转卖给了博克斯先生，从中赚了一笔钱；博克斯先生用非

① Westminster，英国伦敦西部的贵族居住区。

同寻常的电影脚本制作了他的电影，展现用烙铁拷问的场景，将之作为十九世纪司法制度的一部分。电影与书不同，显示不出作者的年轻或幼稚。我收到一封伊斯坦布尔来信，是一位土耳其观众写的，他赞扬影片中大胆的同性恋情。他问我：是否写过其他主要描写这种有趣题材的小说？有了这次经验后，我给每份电影合同都添加一个条款：禁止把版权转卖给博克斯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我处女作的篡改给我造成的伤害远胜过后来约瑟夫·曼凯维奇在拍摄电影《文静的美国人》^①时的篡改对我的伤害。我很自信，《文静的美国人》这本书会比那部改编的电影长久，但是，小说《内向的人》比较脆弱，经不起折腾。假如当年我是电影发行公司的审稿人（许多年后我真的成了审稿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它。然而，有个谜迄今未解开：奥尔德斯·赫胥黎^②怎么可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如此赞美这本书，令人不可思议地说它胜过弗吉尼娅·伍尔夫^③的最新作品？为什么这本书使我与两位令人生畏的人物——奥托林·莫雷尔夫人^④和贝洛克·朗蒂丝太太^⑤——交上朋友

^① The Quiet American, 格林1955年发表的反战小说。也译《沉静的美国人》等。

^② Aldous Huxley, 1894—1963, 英国作家, 代表作为《美丽新世界》、《针锋相对》等, 1937年移居美国。

^③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英国女作家、评论家, 著有《海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等。

^④ Lady Ottoline, 1873—1938, 英国贵族, 喜爱与著名文人交友, 其中有赫胥黎、D·H·劳伦斯等。

^⑤ Mrs Belloc Lowndes, 1868—1947, 英国多产作家。

呢？为什么雅克·马里丹^①决定在法国出版这本书，并将之编入一套包括朱利安·格林^②在内的系列丛书呢？我同意马里丹的请求，删去了一段性爱描写中的几行字。在当时，遭到法国人的审阅删节，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荣誉。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牢牢记住了 *L'Homme et Lui-Même*^③。创作一部小说有点儿像把一条信息封入一个瓶子，将它投入大海——让意想不到的朋友或敌人收取它。小说的法语翻译丹妮丝·克莱鲁恩成了我的朋友和经纪人。在斯塔维斯基^④诈骗案骚乱期间，我们一起开车在巴黎街头兜风，寻找动乱，可是当大动乱来临时，法国瘫痪了，我与她联系也不可能了。直至战争结束我才得悉她如何在法国沦陷区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工作。1942年，我在弗里敦^⑤为同一机构工作，我从伦敦接到情报，说有个间谍嫌疑人正搭乘一艘葡萄牙班轮前往里斯本^⑥，他是个瑞士商人。当他在轮船事务长办公室前排队检查护照时，我正坐在我的单人办公室里用一个手指以最快的速度打字，记下他笔记本里的各种姓名和地址，他不够精明，将笔记本遗留在舱房里。突然，在所有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姓名中，我发现了丹妮丝的姓名和

① 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 法国天主教哲学家, 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著有《道德哲学》、《人与国家》等。

② Julien Green, 1900—1998, 美国作家。

③ 《内向的人》的法文版译名。

④ Stavisky, 1886—1934, 法籍俄国人, 曾在法国抛售巨额债券, 骗局暴露, 引起社会动乱。

⑤ Freetown, 塞拉利昂首都。

⑥ Lisbon, 葡萄牙首都。